

从临摹到创作 · 董其昌

■ 金丹 / 著 ■ 上海书画出版社

谷客難 東方朔 曰 秦張儀壹當
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
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
人義風涌詩書百家之言不可

从临摹到创作·董其昌

■金

丹／著

■

上海书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从临摹到创作·董其昌 / 金丹著.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80725-403-4

I. 从... II. 金... III. 董其昌 (1555~1636)—书法—艺术评论 IV.J29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87634号

责任编辑 时洁芳

审 读 沈培方

技术编辑 钱勤毅

封面设计 潘志远

责任校对 郭晓霞

从临摹到创作·董其昌

金丹 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 593 号

邮编: 200050

电话: 021-61229008

网址: www.duoyunxuan.com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6.25 印数: 1-5,000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725-403-4

定价: 15.00 元

出版说明

从临摹到创作，是任何一位书法家都必须面对的课题。书法的艺术特性，既决定了它比其他艺术更加注重“临摹”这个入门和修习的途径，同时更加追求“创作”这个蜕化和升华的境界。但两者之间，并非是简单或绝对的因果关系，而是存在着某种超越于因果关系的转换性奥秘。自古以来卓有成就的书法家，无不是在参透这种奥秘的过程中获得成功的。

然而，由于书学语境的不同，古人往往极少保留自己的临摹书迹，对临摹和创作并非像我们今天一样看得泾渭分明、指向明确。一代又一代人从临摹到创作的实践轨迹和心路历程，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模糊湮没。

为了促进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探寻从临摹到创作的转换性奥秘，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从临摹到创作”的丛书。它们通过古代书学体系中对于从临摹走向创作的方法论与价值观方面的挖掘，以独立的书家或具体的作品为阐释对象，尽可能紧密地综合多种信息，如渊源与流派、因袭与变革、主体与客体、意志与规律以及文字材料与图像资料等等，以期给读者带来有益的思考和启示。就那些书法史上开宗立派、承前启后的大家而言，既梳理出他们关于临摹与创作的作品与文献材料，更尝试分析他们或隐或显、相对理性的取法脉络和过渡方法；就那些书法史上熠熠生辉、永为经典的杰构来说，既分析它们的技法特点和艺术风格，更关注在不同时代里，后人如何对它们于不同层面上的理解、借鉴与取舍。当然，在编写过程中，面对同样的文献材料，也许会有不同的思考角度、阐释方法和呈现效果；面对不同的阐释对象，又可能会有某种程度上的交叉重叠，但所有这一切，都将有助于我们从更广泛、更灵活因而也更全面的立场上，去寻绎传统与当代的契合点。这也是本套丛书希望达到的一种整体效应。

目 录

一 淡笔尚书：董其昌生平 /1

二 观其精神流露处：董其昌的临摹观 /4

(一) 入手唐人：虞世南、颜真卿 /4

(二) 上溯魏晋：钟繇、王羲之、王献之 /10

(三) 钟情宋人：米芾、苏轼 /27

(四) 较量元人：赵孟頫 /28

(五) 旁涉其他：欧阳询、李邕、怀素、杨凝式 /33

(六) 颇有意味的临帖主张 /40

三 传与不传 在淡与不淡：董其昌的创作观 /45

(一) 以古人法为自家书 /45

(二) 笔墨与形象 /52

(三) 以禅喻书 /53

四 风靡与风神：董其昌书法的影响 /66

(一) 明清之际遗民书家的沾溉 /66

(二) 康熙崇董与华亭书派 /69

(三) 清代中期的学董余绪 /73

五 结语 /86

(附录) 清代取法董其昌书家一览表 / 88

一 淡笔尚书：董其昌生平

董其昌，生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卒于明崇祯九年（1636），享年八十二岁。字玄宰，号思白、思翁，别署香光居士。松江府（上海）人，改籍华亭，世称董华亭。（图1、图2）

董其昌出生在一个穷困潦倒的乡村秀才门第。据《云间杂识》记载：“董思白为诸生时，瘠田仅二十亩。”贫瘠的二十亩土地要维系一家人的生活，其艰辛可以想见，这也是董其昌一心要走仕途的动力。董其昌十七岁那年，与他的侄儿董源正一同参加松江府会考，以其超凡的才华本应夺

冠，郡守江西袁洪溪以他的字写得差而降为第二，董源正因字写得好而提到了第一，给年轻的董其昌一个不小的打击，从此发愤临池。十八岁那年，董其昌就读于莫如忠家塾，他的书法得到莫氏的指授，为他今后的书法创作奠定了基础。

万历五年（1577），礼部尚书陆树声延董其昌馆于其家，董其昌也因此从学于陆树声，他在后来题老师小像的诗中说：“若问师承在何处，门风壁立白云端。”表达了他师门仰止的情怀。万历七年（1579），对董其昌的书画艺术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董其昌因馆于嘉兴的项家而结识了明代第一鉴藏家项元汴，并能尽观项氏所藏大量书画珍品。他自己在《容台文集》中说：“三五年间游学携李，尽发项太学子京所藏晋、唐墨迹，始知从前苦心，徒费年月。”一下子得观大量历代书画真迹，使得董其昌眼界大开，这无疑对他今后的艺术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万历十六年（1588），三十四岁的董其昌在数



图1 董其昌像



图2 上海松江

次落第之后再次参加南京乡试，主考为黄洪宪和盛讷，董其昌以其文采超群而得第三名，中举人，并得到王世贞的激赏。第二年又赴北京参加会试，得中第二甲第一名进士，所谓传胪，并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学习。乡会两榜联捷，使得他平步青云。庶吉士期间，得遇馆师韩世能，韩世能好收藏法书名画，收藏多稀世之宝，董其昌又得以观赏到大量真迹，时而还借出来临摹，因此对他的眼界和创作都有一个很大的提高。万历二十年（1592），时值庶吉士散馆，董其昌获授翰林院编修。这一年，他三十八岁。也就从这时起，董其昌才正式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利，万历二十二年（1594），皇长子朱常洛出阁讲学，董其昌受命充任讲官。万历二十六年（1598），作为皇子讲官的董其昌因为没有处理好同当时执政者的关系，被逐出京城，授任湖广按察司副使。董其昌因身体不好而未去上任，获准回家养病。万历三十二年（1604），他受命出任湖广提学副使，因得罪上司，也就仅仅任职一年便辞职还乡。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短暂的外出，董其昌大都赋闲在家，一叶扁舟往来于江南书画藏家，遍访古人名迹，以写字作画为乐。

董其昌时官时隐，声名鹊起，求书画者络绎不绝。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个拥膏腴万顷、妻妾成群、奴仆列阵的大地主了。优越的生活条件给他的书画创作提供了好的前提，那是一种悠然自得的艺术创作状态。但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的“民抄董宦”事件，却让董其昌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

泰昌元年（1620），明光宗即位。这位曾听过董其昌讲书的皇帝，即位伊始，便想起了那位昔日的讲官，问道：“旧讲官董先生安在？”于是马上召董其昌，任为太常寺少卿、掌国子司业事。只可惜泰昌朝的短命，没有让董其昌走上教育天下英才的国子司业职位，但他还是在天启二年（1622）被招入京，擢本寺卿，兼侍读学士，参修《泰昌实录》。天启三年（1623），董其昌任礼部右侍郎，协理詹府事，后转为左侍郎。天启五年（1625），董其昌升任南京礼部尚书，官二品，此官职古称“宗伯”，礼部在唐代称“容台”，故有“董宗伯”、“董容台”之称。因其时宦官掌权，魏忠贤与其反对党争权酷烈，为避免卷入其中，董其昌深自引远，逾年请告归，回到他的故乡松江。晚年的董其昌仍读书不倦，创作不止，他的好

友陈继儒在《容台文集序》中说：“公七十有五，至今手不释卷，灯下能读蝇头书，写蝇头字。”崇祯四年（1631）他复任礼部尚书，崇祯七年（1634）加太子太保，崇祯九年（1636）卒，后赠太子太傅，谥文敏。著有《容台文集》、《容台别集》等。

董其昌是松江府人，生长以至老死于松江府治的茸城（今上海松江区），他所改籍的华亭是府治的附郭县。何良俊说：“吾松江与苏州接壤，其人才亦不大相远。”（《四友斋丛说》卷十六）松江人才辈出，又与江浙交流频繁，董其昌足迹几及半个中国，北抵燕山，南临湘水，登武夷，涉彭蠡，吴山越水更是他往来常经之地，他的交游也遍及全国各地（见汪士清《董其昌的交游》），同时赖其身居高位，在绘画和书法上的影响也因此延伸出去，以上海、江苏、浙江影响最大，并辐射至全国。

董其昌是17世纪初叶中国绘画史和书法史上最为杰出的人物，是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艺术大师。在绘画史上，他提出的山水画分南北宗论，为中国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影响深远。他的书法理论和创作也对书法史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他具有强烈的开派意识，云间书派的构建，使得晚明书法在吴门书派衰微之际重新振起。在个性解放思潮的背景下，他“以禅喻书”的书法观成为晚明书坛的一大亮点。他那冲淡典雅、自由率真的书法风格，为同时代和清初书家所折服，成为晚明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书法家。

二 观其精神流露处：董其昌的临摹观

临摹是学习书法的必经之路，董其昌也不例外。他认为：“学书不从临古入，必堕恶道。”（《容台别集》卷二）他曾有感于赵孟頫所谓的“今人去古远矣”，并抨击朝学执笔、暮夸其能的学书者。综观董其昌的临摹之路，可见他临帖之多，范围之广，用他自己的话说“吾书无所不临仿”，实在不过分。从著录和存世作品来看，董其昌临帖所涉及的书家大致有：钟繇、王羲之、王献之、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钟绍京、徐浩、张旭、怀素、李邕、杨凝式、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他的临摹主要涉及魏、晋、唐、宋，并深有感触，提出了“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这样的名言，让人传诵至今。

（一）人手唐人：虞世南、颜真卿

董其昌的临摹之路，据他自己回忆说：“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画禅室随笔》卷一）和很多人的学书经历一样，他从唐楷入手，先学颜真卿，而后学虞世南。这是他十七岁考试以后的一段临帖经历，所选字帖应是当时的普遍选择。

《石渠宝笈续编》为我们提供了董其昌少时学虞世南的信息，这是他二十五岁时临虞世南《破邪论》（图1）的一段题跋：

余少时学虞书，忽于临写时得其用笔之诀，横斜曲直，无不合者，他书则不尔。已复去而学《黄庭内景》，绝无虞法矣。偶友人持《破邪论》相示，遂为临此。近代王雅宜一生学永兴书，独于发笔不似，若其形模，已十得六七矣。固知古人长处，须悟后可学也。（淳化轩《董其昌临破邪论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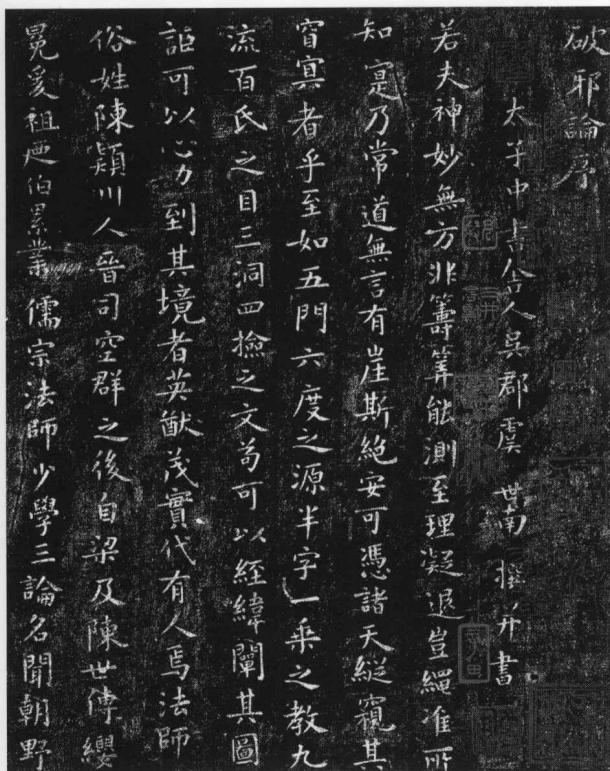


图1 虞世南《破邪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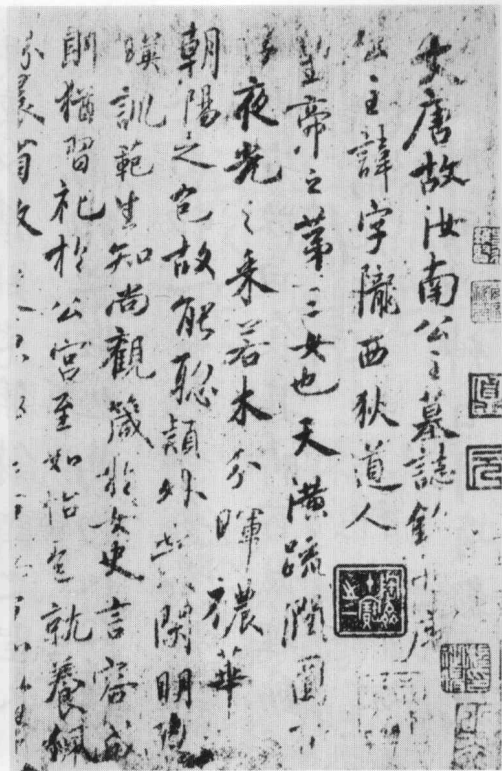


图2 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

在《清鉴堂帖》中，我们读到他曾临摹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图2）一本，他自言全以虞氏发笔之意拟之，几无遗憾，可见他是很有得意的。他曾批评学虞书者状如算子，应解其出锋当如抽刀断水，与颜真卿所言锥画沙、屋漏痕同趣。

在董其昌一生的临帖中，虽然他后来遍临其他法帖，但对唐楷还是有兴趣的，并时常临之。他之所以对唐人书法不放弃，在他的文字中说得很明白：“唐人诗律与其书法相似，皆以秾丽为主，而古法稍远矣。余每谓晋书无门，唐书无态，学唐乃能入晋。”（《容台别集》卷二）实际上，他后来继续学习唐人，是为了由唐入晋，更好地体会晋人，与他起初的学唐人有着不一样的目的。董其昌十七岁时所临的颜真卿《多宝塔碑》，我们是难以见到了，但还是能从他后来的作品中找到他临习唐楷的作品。上海博物馆藏《董其昌楷书阴符经府君碑合卷》（图3），可见他学颜真卿和徐浩的痕迹，在款中，他写道“因观颜鲁公《多宝塔碑》书此”，可见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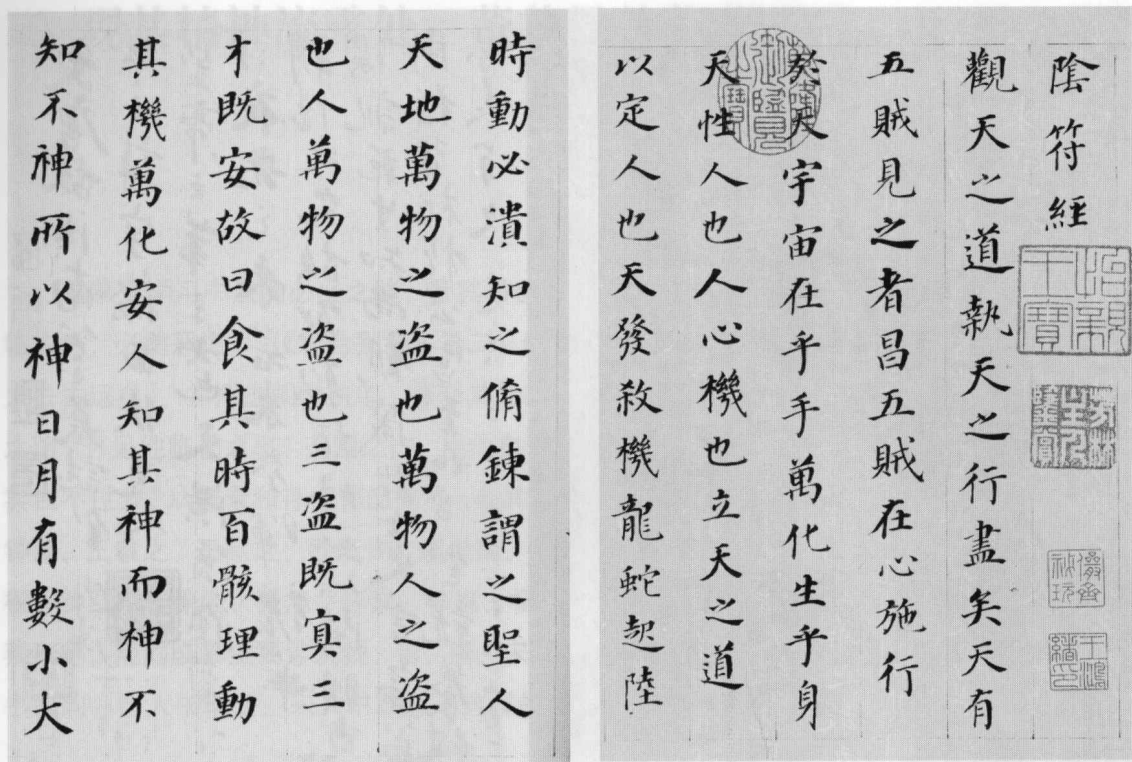


图3 董其昌《阴符经》

在读《多宝塔碑》(图4)后所书的,虽非临帖,但颇得《多宝塔碑》之神韵。董其昌所临颜真卿的楷书除《多宝塔碑》之外,还有《东方朔画赞》(图5、图6)、《宋广平碑侧帖》、《大唐中兴颂》、《朱巨川诰书》等。他对颜体楷书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在题跋中说颜真卿碑版以《大唐中兴颂》最为奇伟,批评后世学颜者“以觚棱斩截为入门,所谓不参活句者也”,同时也认为“颜平原屋漏痕、折钗股,谓欲藏锋,后人遂以墨猪当之,皆成偃笔,痴人前不得说梦”(《画禅室随笔》卷一)。他反对将颜字写得臃肿无力,综观他临的颜楷,是得其“清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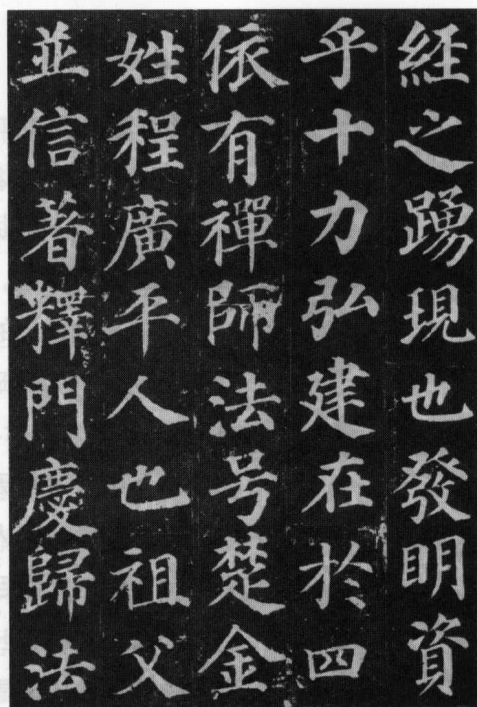


图4 颜真卿《多宝塔碑》

漢中
方先生
畫贊碑
大夫諱朔字
晏倩平原人
次人也魏建
安中分猷次
為樂陵郡故
又為郡人焉
事漢武帝漢
書具載其事

傲世不可以
垂訓也故正
諫以明節明
不可以久安
也故談諧以
取容潔其道
而穢其跡清
其質而濁其
文弛張而不
為邪進退而
不離羣若乃
遠心曠度瞻

能合變以明
算幽贊以知
來自三墳五
典八索九丘
陰陽圖緯之
學百家衆流
之論周給敏
捷之辯支離
覆逆之數經
脉藥石之藝
射御書計之
術乃研精而
究其理不習

避榮臨世濯
足希古振纓
涅而無滓既
濁能清無滓
伊何高明克
柔能清伊何
視汙若浮樂
在必行處儉
因憂跨世凌
時遠蹈獨遊
瞻望往代爰
想遐蹤邈邈
先生其道猶

图5 董其昌《临颜真卿东方朔画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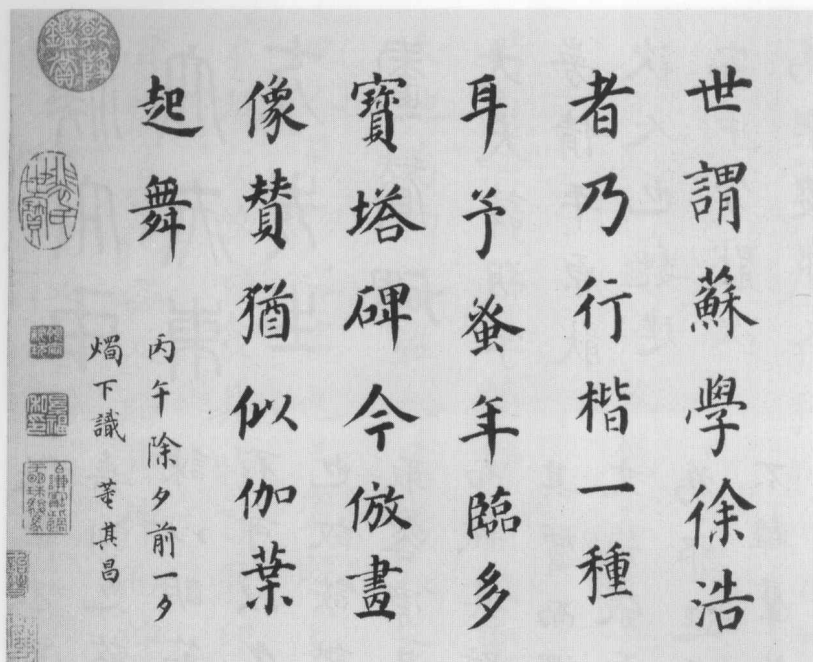


图6 董其昌《临颜真卿东方朔画赞》跋

董其昌不仅对颜真卿的楷书十分喜爱，还对其行书钟爱有加。他认为：“鲁公行书，在唐贤中独脱去习气。盖欧、虞、褚、薛皆有门庭。平淡天真，颜行第一。”（《容台别集》卷二）并表示出：“鲁公书惟行书最佳绝，去唐人纤媚之气，余好之不减二王。”（同上）他表示出对颜真卿行书的喜爱不减二王，也认为颜行是直入二王，得二王神韵的。他在一则《临颜帖跋》中说：“余近来临颜书，因悟所谓折钗股、屋漏痕者，惟二王有之，鲁公直入山阴之室。”（同上）

董其昌曾数次临写颜真卿的《争座位帖》，并时时背临，他的行书尤得力于此帖。（图7—图9）《石渠宝笈续编》第二十九册著录有《董其昌临颜真卿争座位帖一卷》，这是他七十一岁时所临，在款中认为：“唐贤名迹，鲁公最为杰出，而《争坐帖》尤颜书之烜赫者。”董其昌自认为是颜真卿的知己，并言明他的临本略存优孟衣冠，能让后人得知，颜书于郁屈瑰奇之中自具柔情绰态。

董其昌临颜真卿的行书还有《祭侄稿》、《裴将军诗》（图10、图11）、《送蔡明远序》等等。王世贞家藏《裴将军诗》，董其昌曾临摹过数卷，见其所临，大有“会得将军挥剑意，分明草圣折钗时”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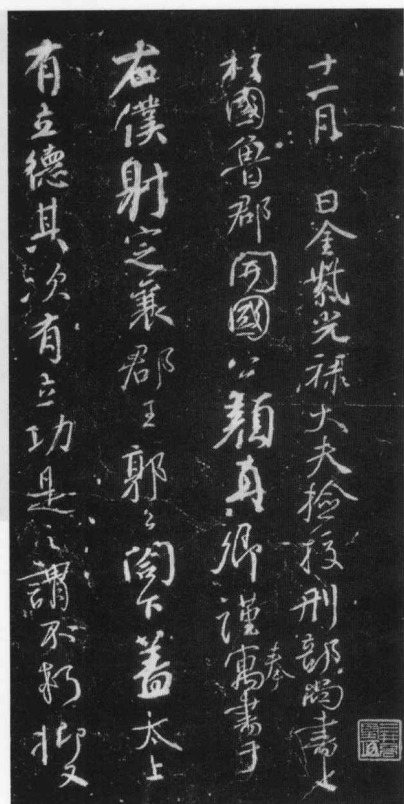


图7 颜真卿《争座位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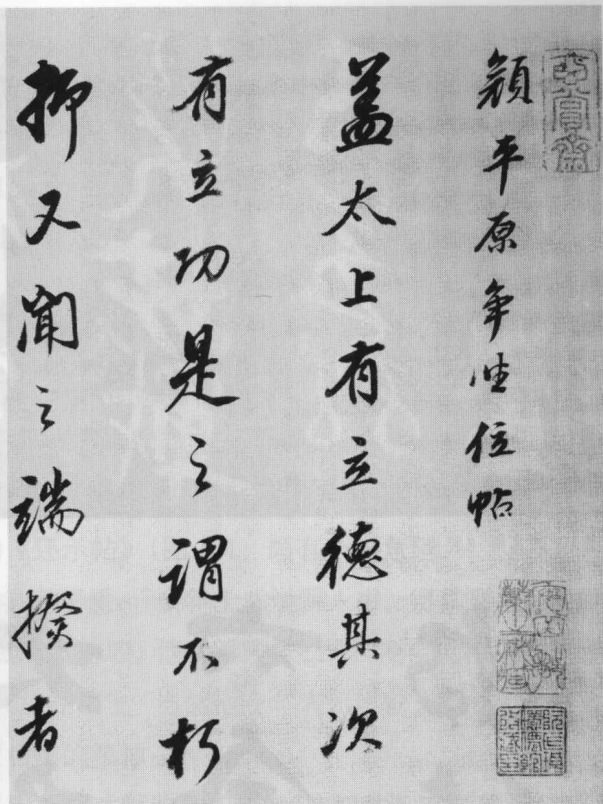


图8 董其昌《临颜真卿争座位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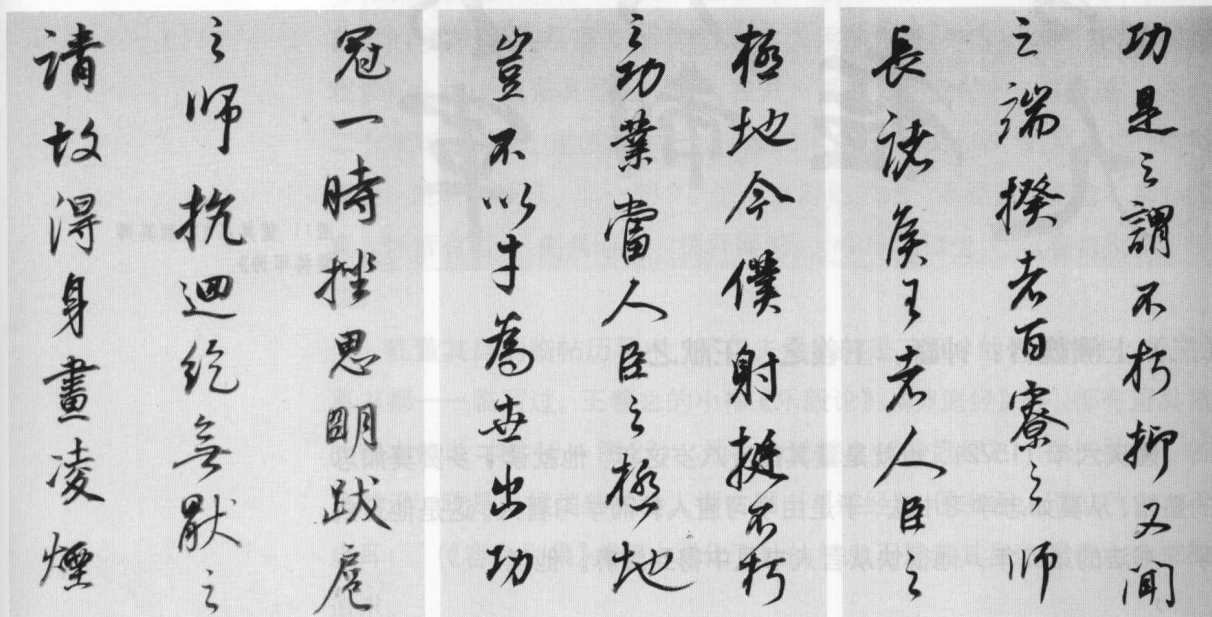


图9 董其昌《临魏晋唐宋诸书卷·争座位帖》



图10 颜真卿《裴将军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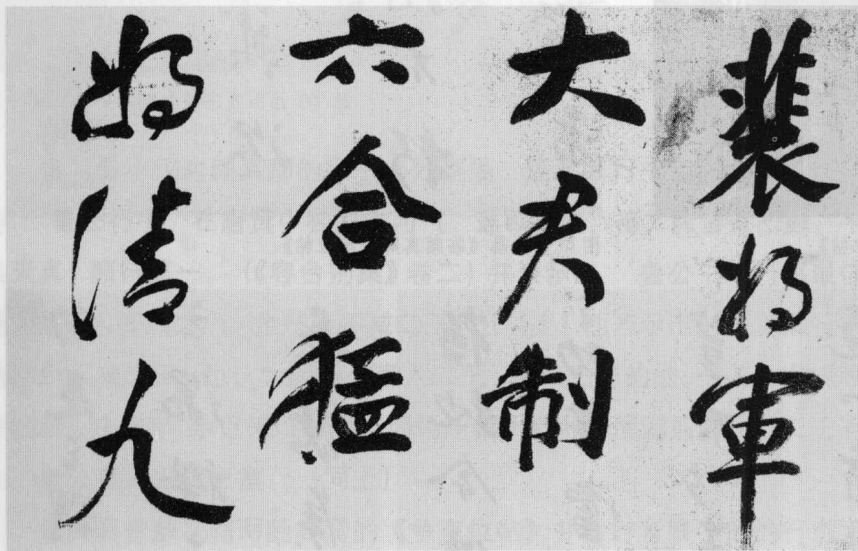


图11 董其昌《临颜真卿
裴将军诗》

(二) 上溯魏晋：钟繇、王羲之、王献之

隆庆六年（1572），也就是董其昌十八岁这年，他就读于乡贤莫如忠的塾馆，从莫如忠学习书法，于是由学习唐人转而学习晋人。这是他正式学习书法的第二年，他很快从晋人书风中得到滋养。他说：

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

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画禅室随笔》卷一）

莫氏崇尚晋人的书法观给董其昌很大影响，对其书法审美观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先说董其昌临钟繇。钟繇的《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戎路表》等（图12、图14），他都一一临过。据他自己讲“少而学之，颇得形模”。董其昌曾从韩馆师处借得钟繇《戎路表》唐拓本临写，始知钟书自有入路（图13）。他对明初宋克学《戎路表》不以为然，认为宋克“因失其意，遂成俗体”。在后来的《临魏晋唐宋诸书卷》中，我们能见到董其昌临钟繇的《还示帖》（图15），颇有个人意趣。

学晋人以后，董其昌有感受：“余年十八学晋人书，得其形模，便目无吴兴……”（《三希堂法帖》卷四）他学晋人才三年，便自负得不把赵孟頫、文徵明、祝允明等人放在眼里，当然他晚年表示出前言之失，但也可看出他年轻时勇于超越名家的精神。

董其昌二十五岁到南京应试时见到王羲之《官奴帖》，有了很大震动，“方悟从前妄自标许”，从此搁笔不书者有三年。（图16、图17）他在反省自己的学书历程，从墨迹本中感叹“古人用笔之妙，殊非石本所能传”（《大观录》卷九）。当董其昌五十四岁在苏州再度见到此帖时，感慨道：“快余二十余年之积想。遂临此本云：抑余二十余年时书此帖，兹对真迹，豁然有会，盖渐修顿证，非一朝夕。假令当时能致之，不经苦心悬念，未必契真。怀素有言：‘豁焉心胸，顿释凝滞’，今日之谓也。”（《容台别集》卷二）

在董其昌的临帖历程中，下工夫最大的是二王，他们的楷书、行书、草书都一一临写过。王羲之的小楷《乐毅论》、《黄庭经》等，都有董其昌的临本传世（图18—图22）。他认为王羲之《黄庭经》：“欲拘欲纵、若灭若没，政是火候消停处。人谓右军书《道经》，便有羽人飞仙气象，不虚耳！”（《容台别集》卷三）羽化飞仙的气息正是董其昌临王羲之小楷的追求。

对于王羲之行书、草书如《兰亭序》、《初月帖》、《霜寒帖》、《何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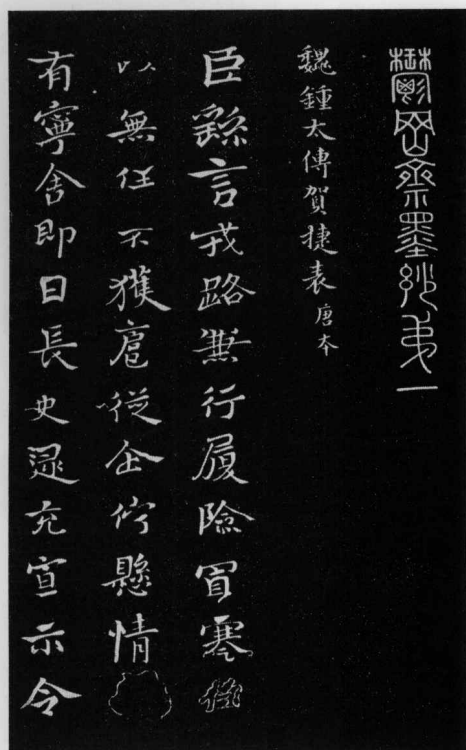


图 12 钟繇《戒路表》



图 13 董其昌《临钟繇戎路表》



图 14 钟繇《还示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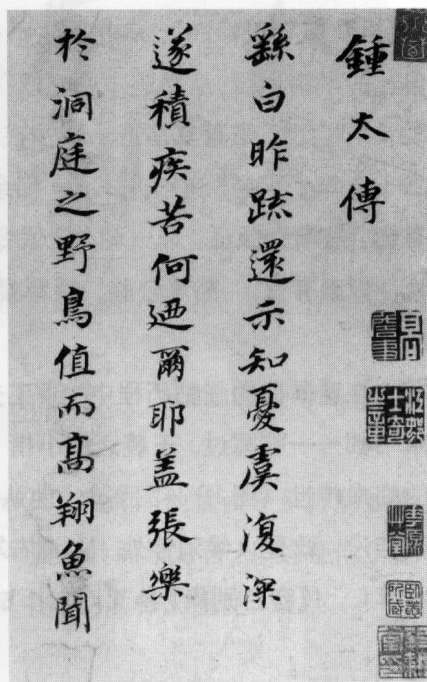


图 15 董其昌《临魏晋唐宋诸书卷·还示帖》